



赏书铁券



ODYSSEY OF CHINA FANTASY



九州幻想



2010

唐缺[九州·童谣] 实习女捕快从业参考 | 公子木[九州·暗月之痕] | 莫雨笙[赈朝年表]
塔巴塔巴&胤祥[九州·地裂天赈] 铁血硬汉，共谱赈书 | 别得罪姑娘！刘慈欣[太原之恋]
这当然不是陆伯言的最后一场战争 今何在[十亿光年前传·挫败] | 血在烧 陈茜[纸上海]
喂喂？我们这里被折叠了！七月[biu的一声消失] | 蔡骏[刻漏] 逝者如斯夫
潘海天[24格每秒天堂]大结局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ODYSSEY OF CHINA



九州幻想

· 贵书铁券 ·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幻想. 贡书铁券 / 潘海天主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104-0816-8

I. ①九…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5486号

九州幻想·贡书铁券

作 者: 潘海天 主编

责任编辑: 戚 飞

封面设计: 刘 洋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张: 17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816-8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未来将至

【文】今何在

《2012》，全世界的富人们乘上了中国造的船，而穷人们除了几个关系户，全淹死了。如果有续集，也许是大佬们把船门一关，想出去再交十亿欧元。上来那是船票，没告诉你还有燃油附加费、船只养护费、尸体打捞费吗？

《阿凡达》，地球人在这电影里终于比外星人牛叉了，结果终于被外星人打败了。看来美国人对越战的噩梦，会一直延续到几百年后。你没发现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没有树么？

不得不佩服，人家大片的剧本写得真好，深刻、直指人性。

《2012》：大家都死了就我活着，还顺便占了别人老婆。

《阿凡达》：抢了别人女朋友还当了别人国王占了别人家产，然后把和自己竞争这个星球的前同事全干掉了。

《泰坦尼克号》：抢了别人老婆还拿了别人的大钻石，不过倒霉的是那船沉了。

《2012》和这故事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改用中国船了，而《阿凡达》和这故事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改泡外星人了。

再看看咱中国人拍的这些片子：

《十月围城》：全死光了就剩一配角还是个通缉犯，只能逃去外国了。

《三枪拍案惊奇》：全死光了剩一老板娘还是个通缉犯，只能逃去西域了。

不好意思其它片子我因为支持正版不买盗版所以没看。

如果给中国人十亿美金，让中国电影人来拍一部科幻大片，会是什么剧情呢？来假想一下。

陈导版《2012》：全球大地震，但因为中国科学家发明了圆环套圆环的建筑结构，全世界房都倒了，此间风景独好。全世界人民高兴地说：跟着你，有肉吃。

张导版《阿凡达》：潘多拉星球上一棵树也没有，完全是西北风光，但住着一群热爱二人转的东北“银”。这一天，邪恶的波斯人带着大炮火枪来到了他们村，要把火炮卖给他们。讨厌工业文明的潘多拉村人愤怒地拒绝了大炮，只挑了一把火枪，然后为了这把火枪，全村人内讧，都死光了。

何导版《绿客帝国》：一百年后，科技发达了，人类所有的内心活动都可以被感知，每个人的大脑都接入了无所不在的绿色网络，谁想了什么其他人立刻可以知道。于是再也没有人敢动坏念头了，再也没有人敢腹诽老板了；哪怕是地铁上看见美女动了一点歪念头，立刻就挨一耳光；想扁人，拳头还没握起来就先被指控；想抢银行，买长筒袜的时候就被售货员扭送法办；想买房但是没钱，站在售楼部外面多一秒也会被保安赶走。于是整个社会再也没有犯罪了，一切都透明了，大家的思想都纯洁了，人人见面堆满微笑礼让三先，内心空空如也，一切完美了。

- THE END -

九州幻想 目录



童谣／唐缺 [对不起 我是一个愉快 实习的]	001
暗月之痕／公子木 [退咒 记忆 解脱]	038
贵朝年表／贵朝工作组	076
地裂天贲／塔巴塔巴 [黄金纪元 羽氏三大王朝]	083
乐章／思云村·木马	089
思云村介绍／思云村	098
太原之恋／刘慈欣 [天刻 大角 杀人代码 科幻作惠]	100
Big的一声消失／七月 [南京 唐缺 科幻作家们]	110
纸上海／陈西 [复旦大学 语言学家 火火火]	126

《童谣》
纯真少女，
尘世初涉，
踏破铁鞋终不悔。
异族老汉，
隐居十年，
连环作案为哪般？
——老鱼

现在，你应该捡起之前攒着没看的《24格每秒天堂》从头看起了。
这是潘海天最近七年来最精彩的科幻小说。
提示：尤其对于看过大量外国影片的读者来说。
——阿豚

《铜镜记》的阅读感非常顺畅，这是在西式白话文出现之前我们所固有的文本逻辑，给该文所配的插图也非常one。
——阿豚

十亿光年前传·挫败／今何在……………141

「陷阱·沉没·我们是军人！谁知道？」

铜镜记（上）／明伯爵……………158

「狐狸精·兔子精·老鼠精·秀才」

刻漏／蔡骏……………190

「时间·钟表·传教士」

艾蓓缇布熊／人形臂……………200

「未来·大都会·绿色·玩偶之家」

24格每秒天堂「大结局」／潘海天……………208

「水·手刀·路夜·电影·大结局」

大角共和国的独裁者／苏冰……………251

——恰好

2009·幻界动态／大荒狐络……………256

河络图纸……………248

加菲日记……………249

老妖问答……………250

天启都市报……………252

刘慈欣展示了他宏大叙事的黑色幽默一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诅咒软件的诞生，其实是具象化了人心中报复的欲望之魔，这种魔鬼的报复在新时代的电子世界中，展现出只有科幻小说才能表达的黑色喜剧效果。

——阿豚

看完《暗月之痕》，再次加深了我的一个观点，那就是——男人的痛苦都是因为女人啊！

——恰好

谁说的，陆伯言的痛苦不是因为女人！男人的痛苦缘于理想，理想！

——加菲

九州

Nursery rhyme 【文】唐缺

童谣



多兰斯城邦的阿克西
是谁杀了你？

——是我的父亲

他把我头朝下高高吊起

多兰斯城邦的阿克西
是谁杀了你？

——是我的母亲

她把我的头按在水里

多兰斯城邦的阿克西
是谁杀了你？

——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他们把我头朝下高高吊起
把我的头按在水里

他们看着我停止呼吸

然后命令我

夜深之后去找你

快开门快开门

我是多兰斯城邦的阿克西

——羽族童谣《多兰斯城邦的阿克西》

1

天色渐渐明亮起来，阳光照进了这座天启城里的宏伟宫殿。天启的旧皇城本来就很具规模了，但我仍然下令修建了这座新殿，不为别的，只为了它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俯瞰一切的高度。

我披衣起身，离开床上肌肤雪白的赤裸女子，慢慢拾级而上，站到了天启城的最高处。在我的眼前，壮丽的朝霞之下，九州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犹如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让我的心中激荡着难以言说的豪迈。

三十年，我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征服九州的大业，完成了这个几千年来都没有人能够完成的奇迹。华族、蛮族、羽族、夸父、河络……所有的种族，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城邦部落，我的敌人们一个个臣服于我的脚下。即便是海洋的主人鲛族，也不得不在我的海船下俯首称臣。

回想起十六岁提起一把生锈的马刀起事时的场景，仿佛还在昨天。三十年间，多少往事化为寂寞的烟尘。我在心里默默历数着那些曾和我一同奋战过的同伴们，他们中的很多都不在了，还有很多从我的朋友转变为我的敌人，在战场上与我刀兵相见，而彼时的我，早已麻木于无穷无尽的杀戮，甚至无暇去想一想是否应该对昔日的战友网开一面。从越州到中州，再到宛州、雍州、宁州……上百万人的鲜血和尸骨才成就了我今天的帝业。但我不会为此感到丝毫的内疚，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些微不足道的生命，正是因为我的胜利才有了价值。

“陛下，当心着凉。”女子不知什么时候也跟着起身，来到我的背后。她体贴地把一件白狐皮裘披在我的身上，猎杀上千只白狐才能制成这样的狐裘。我没有动，享受着她的侍奉。每一天晚上，我都会换一个不同的女人来陪我，不过这一个，显得特别美丽，似乎有些与众不同。也许我可以多留她几天。

我微微一笑，握住了她的手：“你叫什么名字？”

“岑旷。”女人带着醉人的媚态回答，简直能让人骨头发酥。

“这很像是男人的名字啊，”我若有所思，“你果然是个不一般的女人。”

2

退出这段梦境后，岑旷站起身来，下意识地向后退出一小步。

“怎么了？被吓着了？”叶空山眼睛都没睁开，懒洋洋地发问。

“没什么，就是在别人的精神里看到自己，而且还光着身子，实在有点不习惯。”

岑旷老实地回答。

叶空山的脸上没有丝毫羞惭：“所以我才让你阅读一下我的梦境。要了解人类，就要从他们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开始着手。”

“原来你们男性人类的梦境就是这样的，”岑旷吁了一口气，“成就霸业，占领天



下，杀死一切看不顺眼的人，再把所有的财富和女人都收拢到自己的手里。”

“大同小异，不过你总结的这几点还算到位，”叶空山说，“我早就建议过，要了解我们人类的文化，还得多读一些坊间流行的小说。你要是积累了一定的阅读量，就不会对刚才的梦境感到奇怪了——这年头一百本小说，九十九本都是帝王争霸，打斗厮杀，英雄美女爱来爱去，还都是些动不动就脱衣服的美女。”

“欲望。”岑旷想了一会儿，说出这两个字。

叶空山满意地点点头：“没错。所谓欲望，就是对自己得不到的东西的渴求。你看看那些每天辛勤工作六七个对时、被监工抽得满身鞭痕还不敢还嘴、连媳妇都娶不起的穷汉们，下工之后找点这些小说来读，在臆想中自我代入——赚钱、娶十七八个漂亮老婆、把监工切成碎块油炸了下酒，也是一种蛮不错的娱乐方式么。”

“可是……你梦里的那个女人，为什么会是我的脸？”岑旷又问。

“因为你长得漂亮嘛，”叶空山耸耸肩，“我总不能想着隔壁卖花生大妈的脸吧？”

岑旷好像懂了，犹豫了一下，又补充说：“不过有一点，在你的梦里，最后我脸上的表情，真是很……很好看，可我从来不得记得我曾做出过那样的表情。你们男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

岑旷是一个魅，以女性人类为模板凝聚而成的魅。从凝聚成功之后开始，她就产生了对人类强烈的兴趣，并渴望能了解这个种族。由于她具备阅读他人思维的强大精神力，青石城的老捕头黄炯收留了她，本来想让她协助办案。但岑旷在凝聚过程产生了一些要命的缺陷：她的内心过于单纯，甚至于不会说谎，而人类的思维活动是狡黠的、复杂的，充满了歧义、错觉和欺骗，使她很难完全施展自己的身手。于是黄炯把她交给了捕快叶空山，试图让这个衙门里最好猾、最一肚子坏水的家伙来教会岑旷识别人心的诡计。

不久之前，两人刚刚一起侦破了差点把黄炯吓死的青石城鬼婴案，但这并没有让岑旷长太多信心。在鬼婴案中，岑旷成功切入了嫌疑人的精神，读取到大量的记忆片段，却并没能成功解读，最后还是多亏了叶空山从岑旷的叙述中听出关键，解决了这个案子。好在岑旷心机足够单纯，也并没有觉得有多么气馁，仍然踏踏实实跟着叶空山学习。

“别着急，你虽然傻头傻脑，但也是有利有弊，”叶空山对岑旷说，“它保证了你精神力的足够纯粹，才能完成对头脑健全的人使用读心术这样几乎不可能的工作。一般的魅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融入其他种族的社会，但他们也不可能具备你这样的能力。”

“我宁可没有这种能力，”从来不说谎的岑旷回答，“我现在运用这种能力给你当助手，也不过是无法揣摩人心的无奈之举。”

“你已经学会了人类的一个大优点，”叶空山一本正经地说，“卸磨杀驴。这正是现在在门口偷听的那个老头子最爱干的事，他今天一定又找到什么借口来扣我薪水了。”

话音刚落，捕房的门被推开了，满脸不悦的黄炯钻了进来，在椅子上一屁股坐下：“别忘了，老子也经常煞费苦心保住你的饭碗。”

“那今天你打算往我的碗里添点什么作料呢？”叶空山问。

“有一桩很麻烦的案子，我担心别人处理不好，还得你出马，”黄炯说，“刚刚

发现的一起杀人案，现场留下了一些羽族文字，看起来好像是什么羽人的符咒。我派你去，不仅因为你看得懂羽族文字，更重要的在于现在正是人羽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候，上头不希望这件事演变成战争的导火索，所以你得灵活处理。”

“我最不喜欢‘灵活处理’这四个字，”叶空山懒洋洋地站起来，“通常上级所要求的‘灵活处理’，其实就是‘谨慎谨慎再谨慎’的平方。”

“你说对了。”黄炯板着脸孔。

杀人现场保护得很不错，这大概是因为死者的情形过于诡异，以至于根本没人敢靠近。叶空山对此感到很满意，他环顾了一下这间装饰得富丽堂皇、摆满古玩字画的卧室，对岑旷说：“看见了吗？这就是最典型的暴发户，有点钱都要摆在台面上，恨不能抱着金子睡觉。但你一定要明白，这样的生活一般人会在口头上鄙视，而心里无比地羡慕……”

但岑旷并没有留意到他在说什么，注意力完全被那具尸体吸引过去了。死者是个男性，穿着昂贵的丝绸睡衣，双腿被一根绳子牢牢捆住，把身体高高地倒吊起来，悬在房梁上，就像是一块挂在房檐下的摇来晃去的腊肉。而他朝向地面的头则浸在了一口装满水的大水缸里，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他的直接死因。

岑旷看着死者被反绑在背后的双手，已经由于和绳子的剧烈摩擦而擦破了皮，绳子上沾着不少已经干掉的血迹。她想象着死者的头颅在水中无法抬起，全身不停挣扎，却终究无法逃脱溺毙而死的场景，心里就像有虫子爬过，非常不舒服。

由于身体倒吊，死者身上的衣服倒卷了下去，露出背脊上一片红色的印迹。岑旷靠近一看，那是一些曲里拐弯的文字，并不是东陆文，而是羽人所使用的华丽轻灵的象征文字。

“认识吗，好学的岑小姐？”叶空山一边打量着这些字，一边问岑旷。所有的字都是用针尖之类的尖锐物体直接刺在皮肤上的，暗红的色泽令人触目惊心。

“我正在开始学，但还不太熟，”岑旷努力辨识着，“多兰斯城邦……多兰斯城邦的……阿克西……是谁……杀了你？”

叶空山微微一笑，很流畅地念了下去：“多兰斯城邦的阿克西，是谁杀了你？是我的父亲，他把我头朝下高高吊起；多兰斯城邦的阿克西，是谁杀了你？是我的母亲，她把我的头按在水里；多兰斯城邦的阿克西，是谁杀了你？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把我头朝下高高吊起，把我的头按在水里，他们看着我停止呼吸，然后命令我，夜深之后去找你。快开门，快开门，我是多兰斯城邦的阿克西。”

“你真厉害！”岑旷不得不佩服，“那么快就能译出来。”

“不是我厉害，而是这玩意儿我很久以前在宁州游荡的时候就听过，”叶空山回答，“这不是什么符咒，只是一首童谣，流传于多兰斯城邦一带的童谣，一般被人们称为《多兰斯城邦的阿克西》。”

“童谣？”岑旷回味着这些文字中流露出的恐怖氛围，“为什么会有那么可怕的童谣？”

“关于这首童谣，倒是有过一些传说，”叶空山仔细验看了尸体，招呼仵作把尸体解下去检查死因，回过头继续对岑旷说，“据说在多兰斯城邦有一个羽族小孩，饱受父

亲、继母和继母儿子的欺凌。有一天，他忍无可忍，拿起一把刀砍伤了继母的儿子，第二天就传出了他的死讯，他的父亲声称他掉进河里淹死了。当然了，事实真相如何，谁也无法探究了，但从此之后，这首童谣开始到处流行，而这个孩子的家人，在某一个暴风雨之夜神秘地全家暴毙，死因……和你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完全一样。每一具倒吊着的尸体的身上，都刻着这首童谣。”

岑旷打了个寒战。

死者名叫严于德，四十二岁，正如叶空山之前所说，是个做玉石生意的暴发户，家里娶了三房妻妾，不过并无子嗣。而仵作也很快查明，严于德正是被溺死的，死亡时间就是前天夜里。据说当时他的脾气出乎意料地暴躁，赶跑了身边所有的人，一个人呆在那间宽大的、隔音效果挺好的卧室里，一夜都没出来。一直到了早上，里正跑来根据近期法例登记家里的人口，人们敲门没有应答，强行撞开门，于是发现了现场惨状。也就是说，暂时找不到案发时的目击证人。

一个很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是，丈夫死了，妻子通常会成为最重要的嫌疑对象，尤其对于严于德这样很有钱的丈夫和他那三个只对他的钱有很深厚感情的妻妾。严于德尸骨未寒，三个女人已经开始为了瓜分财产的事情打得不可开交，叶空山见到她们的时候，三人都是怒气冲冲、披头散发，显然是分赃不均。但在严于德的死因方面，她们的口径惊人的一致：不知道。

“昨晚老爷不知道为了什么，发了老大的脾气，”严于德的大房用拉家常一般随意的口气说，“我们三个要陪他，一个都不让，还把我们都撵出去了。”

“那你们做了什么？”叶空山问。

“还能做什么？凑在一起打打牌呗，”二房接口说，“女仆们都可以作证。”

岑旷问了一圈，女仆们果然都说，三位太太聚在一起打牌打了一夜，直到早上发现严于德的尸体为止。她虽然并没有用读心术，但按照叶空山教给她的一些简单的判断方法，觉得女仆们所说都是真话。而问遍了严府上下的其他人，也都一无所获。

“怎么样，能想到点什么吗？”叶空山问岑旷，“不要紧，证据这种东西，就像树上的叶子，迟早有被风刮到地上的一天。不过这起案子很有趣，你可以锻炼一下你推理的能力。随便想，随便说，就当是在讲故事好了。”

岑旷皱着眉头：“抱歉，我没法随便说，你知道我从来不善长空想。我始终不太明白，严于德是一个人类，怎么会和羽族的童谣牵扯到一起？而且把这首童谣刺在他身上能说明什么？”

“童谣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象征，”叶空山说，“就像这一首《多兰斯城邦的阿克西》一样，童谣并不都是纯真无邪的，正相反，许多童谣都包含着杀戮的气息和阴郁的恐惧。正因为如此，很多带有黑暗气息的童谣，非常受疯子们的青睐。”

“疯子？”

“疯子，疯子杀人犯，疯子杀手，”叶空山阴森森地露出一口白牙，“某种程度上，那些具有奇特的杀戮欲望的人，都是大部分心智还没有长齐的孩子，那些童谣中简

单而残酷的美感，也许恰好能击中他们的脆弱之处。”

“你又提到了欲望，”岑旷说，“杀人也能演变成欲望吗？”

“万事万物都能演变成欲望，”叶空山说，“就好比，了解人类也能够成为一种欲望。同样的，什么童谣啦、诗文啦、箴言啦，很多时候都能成为一种欲望的宣泄口。一个内心极度压抑的狂徒，或许会从那些文字与歌谣里找到指引自己前进的方向。比如说，有些凶犯会这么想：童谣是神给我的启示，我按照这首童谣的指令，完美地再现这一场景，就能得到神的救赎。”

岑旷点点头又摇摇头，看着叶空山站起身来：“你要干什么？”

“谈天扯淡结束，做点正经事去，”叶空山说，“我得去查一查这个严于德的背景。”

“那我呢？我做点什么？”岑旷问。

叶空山想了想：“你到城东的羽人聚居区，和他们聊聊天，看看关于这首童谣，他们能不能告诉你更多的相关信息。”

“我一个人去？”岑旷一愣。

“就是你一个人，”叶空山神气活现地说，“总不能一辈子都让爸爸扶着你走路。”

3

叶空山说得轻巧，岑旷走进这条聚居着青石城大多数羽人的街道时，还是感到相当紧张。羽人们看她的目光是冷漠的、戒备的，这更让她浑身上下针扎一样的不舒服。

我到什么地方都是个异族，她莫名其妙地想，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羽人。她想起前几天，街上的里正带着个衙门里的文吏，挨家挨户登记各家的人口状况，凡有外族人都要重点记录。岑旷虽然跟着叶空山，却并没有衙门的正式编制（身上的腰牌也是叶空山动手给她做的假的，黄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被他们盘问了好久。

衙门如此大费周折是有原因的。这段时间的人羽关系相当紧张，两族在贸易方面产生了剧烈的摩擦，各自宣布了无数禁运禁贩的货品，下头的普通生意人也憋着气，甚至有某些商会商号直接动了刀子，死了一些人。岑旷听叶空山讲过，九州大地上的事情大致如此，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即便曾有过连续几百年没发生大型战争的好日子，各种小规模战斗也未曾停止过。二十多年前，东陆的皇帝北征蛮族、南伐蛟人，打得民不聊生。现在好不容易清静了二十年，难道新皇帝又要对羽族动武？

“喂，你已经在这条街上转了三个来回，到底想干什么？”这一声粗暴的喝问打断了岑旷的思绪。她回头一看，一个中年羽人已经带着三四个年轻羽人围了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她应该编造几句流言搪塞一下，但不幸的是，我们的岑旷小姐由于凝聚时的先天缺陷，完全不会说谎。她犹豫了一下，决定不予回答，因为叶空山总是强调办案时隐藏身份的重要性，但她一旦开口，身份就非得暴露不可。

羽人们见她一言不发，以为她心存蔑视，更加恼火，一个年轻人毛毛躁躁地伸手就去抓她的胳膊。但刚刚碰到岑旷的衣袖，他就忽地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瞬间失去了意识，昏倒在地上。

“杀人啦！有人类跑到我们这儿来杀人啦！”羽人们叫喊起来，很快街面上呼啦啦涌出一大帮子人，把她围在了当中。岑旷正在手足无措，羽人们却忽然安静下来。一个领袖模样的羽族老者拄着拐杖，慢慢走到她跟前。

“你对他做了什么？”他先指着倒在地上的年轻人严峻地问。

“他想要攻击我，所以我暂时封闭了他的意识，”岑旷说，“大约半个对时后，他就能醒过来。”

“那你是来做什么的？”

岑旷又是一阵犹豫，但看形势不说也不行了：“我是一个捕快，来这里想了解一些和《多兰斯城邦的阿克西》有关的情况。”

这句话仿佛具有奇怪的魔力，羽人们都静了下来。老人打量了一会儿岑旷，哑然失笑：“你不是人类，你是一个魅！”

“我是魅。”岑旷点点头。

“怪不得，”老人的面孔温和多了，“我想也不会有人类跑到这儿来闹事。看来你倒是挺诚实的，诚实到不怕在这里丢了小命。”

“你错了，其实我很怕丢掉小命，”岑旷说，“但我还是不得不诚实。”

“那就对了，”老人点点头，“你要是说了半个字的谎话，恐怕就只能躺着出去啦。”

羽人的茶有一股树叶的清香，让岑旷略微安心了一点。这位老人无疑在羽族聚居区很有威望，岑旷跟着她进到这间被装潢成茶室的树屋后，其他茶客都一言不发地迅速离开，没有人敢上前打扰或者在远处窥视，这也让谈话氛围慢慢轻松起来。

“关于这首童谣……”老人沉思了一阵子，“已经流传了很多年了吧，在我小的时候就曾听我祖母讲过。这里头还藏着一个故事呢。”

“是讲一个孩子被父母杀死的故事吗？”岑旷把叶空山告诉他的那个传说复述了一遍。

“他毕竟是个外族人，其实并没能听到全部，”老人摆摆手，“有关于这个故事，其实还有一点隐藏得很深的隐情。你知道它流传得最广的时候，是在什么年代吗？”

岑旷摇摇头，老人的眼神里骤然间多了几分沧桑和隐隐的愤怒：“是在上一次人羽战争的时代。而这个故事，与其说是一个纯粹用来吓人的童谣，倒不如说是用来警示族人的警钟。”

“警示族人？”岑旷不大明白。

“在那个故事里，杀害了阿克西的继母的，是一个人类，”老人已经迅速收起了刚才无意间流露出的一丝愤怒，表情显得淡泊而从容，“阿克西的父亲续娶了一个人类，结果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不幸。这首童谣其实是在提醒羽人，永远不要相信人类。”

“这么说，把这首童谣刻在人类的身上……”岑旷心里一紧，有些明白了。

“我并没有那么说，”老人微微一笑，“童谣只是童谣，传说只是传说，而杀人案最需要的是证据。不过我建议你，不要过于相信人类。在他们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异族，永远只会是危险的敌人或者可以利用的对象，而不是真正的朋友。”

岑旷沉默了一会儿，慢慢说：“也许你说的是对的，但我还是觉得，我可以和人类

做真正的朋友。”

“你果然诚实得很啊，”老人叹息着，“那就走你自己的路吧。”

回到熙熙攘攘的人类街道，岑旷仍旧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好似压了一块石头，一些很不妙的联想不断地窜上来。但在回到衙门的时候，她不得不暂时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绪放下，因为叶空山的景况吓了她一大跳。

叶空山三十出头，没有家室，所以在捕房里摆了一张床，经常不回家睡。此时他就躺在那张床上，满身血污，嘴里不住地哼哼唧唧，左眼肿的老高。上司黄炯站在床边，正在严词厉声地呵责他。

“我这张老脸算是被你丢尽了！”黄炯的表情看上去简直活像他自己挨了打，“一个受了十多年培训的捕快，被几个喝醉了酒的地痞打到遍体鳞伤。现在我在衙门里已经成了笑话了，别人都在夸奖我带队有方，培养出你这样的杰出人才！”

“怎么了？你被谁打了？”岑旷连忙从抽屉里找出伤药，坐到床边替叶空山涂抹。

“哦，没什么，遇到几个小地痞而已，”叶空山用虚弱的声调说，“这个故事教育了我们，办重案的捕快应当注意身份，就不该去管酒醉滋事之类的小闲事，不然反而容易惹祸上身……”

岑旷扑哧一笑，这句话已经能充分说明之前发生的一切了。黄炯还是很愤慨，嘴里嘟嘟囔囔抱怨个不停，甚至表达了希望地痞们下手再狠点的恨铁不成钢之情。奇怪的是，一向以招惹黄炯为乐的叶空山这一次却不声不响，任由黄炯数落个够。等到老头儿带着一脸不依不饶的表情摔门出去，他忽然从床上坐了起来：“差不多了。晚上陪我抓人去。”

岑旷一愣：“你没事儿？”

“我是故意被他们打的，”叶空山活动着肩膀，“今天下午，你去找羽人们的时候，我也没闲着，去调查了一下严于德最近的商业往来。我找到了他的合伙人，也见到了账本，却发现账本上有作假的痕迹。”

“作假？”岑旷的反应倒也不慢，“就是说他近期的生意有点问题了。这么说来……会不会和凶杀案有点联系呢？”

“很难说，但我刚刚离开没多久，就被那群地痞打了，这样的巧合很像是某种暗示、或者说威胁，”叶空山龇牙咧嘴地说，“所以我干脆就装作不敌的样子，让他们揍了一顿，以便麻痹他们。”

“原来你是故意挨打的，你怎么不和黄捕头解释一下呢？”岑旷恍然大悟。

“因为我接着要干的事情有违律法，他一定不会批准，”叶空山说，“再说了，他对我的实力判断倒也差不多。虽然我从小到大练就了一身挨打的好本事，这一点皮外伤对我而言完全不算什么，但要打别人，我的确是很不行。真动手和那几个地痞打的话，充其量也就半斤八两。”

“人类的捕快，大多都是你这种武艺的吗？”岑旷问。

“倒不是，我只是其中特别不能打的而已，”叶空山没有半点惭愧，“我一向认

为，办案最要紧的是要靠脑子，光凭着四肢发达是什么都干不成的。”

“逻辑有问题，”岑旷说，“练武也并不就意味着‘光靠四肢发达’。”

“这会儿你又聪明起来了！”叶空山一瞪眼，“抓紧休息休息，今晚陪我去抓人。不对，既然你对我的武艺那么鄙视，我应该说‘今晚替我去抓人’。”

玉石商文瑞这一天看上去颇有些心绪不宁。合伙人严于德刚刚死掉，当天下午就有捕快上门摸底，这更让人们把目光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而他也并没有闲着。捕快前脚出门，他后脚赶紧授意手下豢养的流氓跟上去，装作是酒醉闹事，找茬把那个捕快臭揍了一顿，看架势应该打得那厮十天之内起不了床。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文瑞在晚间之前打发走了商号里的其他人，早早关门，将自己关在房里，生起火盆，然后从书柜后的暗格里找出一叠文书，准备扔进火里焚毁。这时候他隐隐听到屋外有人走动，似乎有一个人影在窗外一晃。

文瑞连忙把文书塞进柜子里，小心翼翼地开门一看，除了一阵凉风吹过，并没有什么人。他摇摇头，关门回去，取出文书后重新坐下，看着眼前烧得红亮的炭火，叹了一口气，把手里的纸张一张一张扔进火盆，看着白色的纸页迅速变黑，化为死无对证的灰烬。他松了口气，斜靠在椅子上，一边吸着烟，一边思考着之后的对策。

慢慢地火盆里的炭火逐渐熄灭，不再散发出热力。文瑞拍拍手，站起身来准备收拾火盆，但就在他低下头的一瞬间，他的身子僵住了。

火盆里面没有纸灰，只有烧光了的炭。可是他刚才明明亲手把文书都扔进去了。

文瑞呆呆地站在那里，百思不得其解，正在纳闷，身边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文瑞大吃一惊，猛一回头，正看见白天找他麻烦的那个自称姓叶的捕快。现在这家伙脸上还带着几块淤青，但看起来精神健旺，一点不像下午被打得半死时的德行。

更糟糕的是，该捕快的手里赫然就捏着他的文书，那些分明已经被烧毁的文书。文瑞张大了嘴，不知所措，跟在叶捕快身后的另一个蛮漂亮的女捕快开了口。

“只是一点精神幻术而已，”她说，“你开门的那一下，我已经从窗外跳进去了，拿走了你的文书。你后来以为自己烧掉了它们，但其实你手里什么都没有。”

“所以现在证据都在我手上了，”叶捕快一边用他那种死人都能被气活的恶心的腔调慢吞吞地说着，一边翻看着那些文书，“难怪不得你不敢说真话呢。你和严于德居然违反国家律法，私自进行被明令禁止的民间商人和羽族之间的玉石生意。乖乖，真不知道杀严于德的人知不知道这一点，否则不用他动手，你们俩按律都该斩首。”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文瑞就算再狡诈也没办法过多抵赖。加上叶空山公然违反衙门的规定，并没有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讯，也让他失去了拖延时间的机会。

“你们这些有钱人，犯了点事就总会通关系、找状师，一点一点抵赖，赖到最后无罪释放为止，”叶空山手里端着酒杯，看都不看被牢牢绑在柱子上的文瑞，“所以我不

会给你这个机会的，要么今晚说出来，要么你就一直在这根柱子上享受吧，看你能挺到什么时候。”

文瑞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叶空山已经抢着又说出了下一句：“打算威胁我么？不妨告诉你，老子当捕快当了十多年，前前后后被解雇过六次了，再来一次也不在乎。你最好还是乖乖合作，我只是想弄清楚那起杀人案而已，其他违法的事情我都可以装作没看见。”

他的最后一句话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文瑞耷拉着脑袋，无可奈何地开了口：“没错，我们违反了国家的禁令，把玉石走私出去卖给了羽人，从中赚取高额的差价。昨天你找我问话的时候，我担心会惹麻烦，所以没有把真的账本给你看。”

“不止如此吧，”叶空山说，“根据这些真实的交易记录，你们在最近一个月内突然降价抛售，迅速卖光了在宁州的库存。而如果按照原价稳稳当地出售，你们至少能多赚七成。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文瑞支支吾吾地回答：“这个么……近期风险太大了，官府查得很紧，我们也赚足钱了，不敢再做，所以抛掉存货收手了，反正就在宛州踏踏实实做生意也一样有赚头。”

这个回答显然并没有实话实说，但叶空山再要追问，他就死活不说出更多的内容了。而叶空山毕竟也不能真的严刑逼供，或者把他无限期地关押下去，看看天已经亮起来，还是只能选择放人。

“要不然我去探查一下他的精神？”岑旷跃跃欲试。

叶空山考虑了一会儿，还是摇摇头：“这个人太狡猾了。在他神智完全清醒的状态下，你光是侵入就很困难，也极可能被他设置的虚假记忆所欺骗。再等等吧。反正他有把柄抓在我们手里，也绝不会敢去告官的。”

岑旷很不甘心，却也不敢擅自行动，只能按照叶空山的要求去监视文瑞的动向。文瑞倒是并没有其他特别的举动，只是又加雇了几名护院，不知道是为了防杀手还是防捕快。岑旷经过一番谨慎的对比，认为二者可能性均等。

但叶空山却不见了。他在桌上扔下一张纸条，同时给黄炯和岑旷留了言。对黄炯，他很简单地说，他要暂时离开青石几天，调查一些线索，过几天就会回来；对岑旷则加了一句不知是提醒还是勉励的话。

“这几天就靠你了，多动自己的脑子，少碰别人的脑子。”岑旷念出了这句话，然后发现黄炯压根就没有听。老头儿气得全身的每一块肥肉都在颤抖：“这个王八羔子，关键时候开小差！他是在把这件案子当成儿戏吗？这案子不解决妥当，说不定会惹出大麻烦的！”

黄炯没有瞎说。虽然官方努力封口，但所谓纸包不住火，“一个人类被按照羽族童谣的方式谋杀”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尽管凶手并未被查明，各种谣言已经扑打着漂亮的翅膀飞遍了青石城，有人觉得这是羽族对人类的报复，有人觉得这是人类冒充羽人干的，言下之意是说国家在为开战故意造势。在各种流言的中心，是焦头烂额的黄炯，战争的走势如何就取决于他的结案报告了，可叶空山偏偏在这时候悠悠闲闲地消失了，难



怪他大光其火。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他。”岑旷劝慰他说，“叶空山虽然最喜欢胡闹，但据我所知，他还从来没有耽误过任何一桩案子。你每次替他挡灾，不外乎都是些在家睡懒觉不上工、喝醉了酒往衙门大门上乱涂乱画辱骂城守之类的事，但从来没有办案不力。”

“好吧，我姑且信任他一回，”黄炯唉声叹气，“但这案子上头催得很急，我最多再给他三天时间，三天后他不回来，我就另外换人。而他……必然会被撤职，十个我也保不住他。”

这番话让岑旷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她反复读着叶空山给她的那一句话，忽然间有点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叶空山想让她试一次独立面对迷局，让她不要总想着自己的读心术，而是尝试从读心术之外的角度去努力。

你不是一个用来探查他人精神的工具。你需要自我的思考。这就是叶空山想要表达的真意。

岑旷感到了一阵温暖，也增添了一些自信，她打起精神来，一边继续监视着文瑞，一边也收罗了与两名玉石商有关的各种资料。

她发现，即便排除掉秘而不宣的同羽人的地下交易，单从明面上的资料来看，这的确是两个奸猾狠毒的奸商，不然也不会发家那么快。可想而知，他们在玉石交易中得罪羽人的可能性其实是相当大的。

虽然还不明白在这起杀人案中童谣的具体意义，但文瑞和严于德极有可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岑旷努力模仿着叶空山的思维方式推断。她想来想去，觉得文瑞也会处在危险中，所以打算盯紧他。

这一夜她又在文宅外面的一棵大树上蹲了一夜，这是她自己找到的好地方，可以借助枝叶的掩护窥看院里的动静。萧瑟的秋风吹了整整一夜，吹得她打了好多个喷嚏，好在风声足够大，不至于被树下的人听到。她也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遗憾，这一晚上安然无恙，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文瑞在护院们的严密保护下，安安稳稳睡了一觉，直到天亮后才从睡房里出来，大大地伸了个懒腰。

岑旷也跟着伸了个懒腰，从树上溜下来，准备回家睡一觉。所谓家，其实也就是黄炯在衙门外给她找到的一个空房间，曾经到那里观光过的叶空山给出了“惨不忍睹”的评价。

“完全没有女人味，”他毫不客气地说，“就算有男人想要勾搭你，看到这间比停尸房还空荡的屋子也该吓跑了。还有，弄把锁把大门锁上，不学会有点戒备心就不可能像人！”

岑旷倒不在乎吓跑男人什么的，但她还是抱着“努力向人类靠拢”的心态，在繁忙的各种学习中又加入了学习针织的垫子作为挂在墙上的装饰。此时她刚刚回到家门口，就看见黄炯站在那里，手里把玩着她刚刚织好的一个垫子，满脸焦虑。

“我真不该做出那个三天的许诺！”他嚷嚷着，“叶空山那个孙子刚一走就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岑旷一下子睡意全无。

“又有人死了，”黄炯跺着脚，“就在昨天晚上。死因和那个玉石商一模一样。”